

大馬子。去年酒陽土匪時。有一天。到了一個什麼集鎮。晚上楊大馬子有了些酒興。要找一个花姑娘開懷。那知道花姑娘沒有找到。反給那當地團防局的董事搶了去。登時把楊大馬子氣惱了。就想出法來說他勾通匪類。坐地分贓。立刻派我們到他家去抄搜贓物。我就找到了一枝土槍。兩把鐵刀。回去繳令。當天晚上。就把這董事。定了一個通匪罪。這一回。我升了正目。還不算。另外再得了五塊賞洋。其實我搜贓完畢的時候。口袋裏邊已經裝滿的了。老王。你想。我是不當兵。還能發這一注財嗎。老王接口道。這算什麼了不得的事。你可知道老章是怎樣發跡的呢。他在光緒做皇帝時候。還在山東道上推小車。那時我們大帥的功名。也祇得一個戈什哈。不過他倆是素來認得的。往後大帥做了江防統領。就把他帶上去了。吃了一份親兵的糧。後來他的功名。不都是靠著殺假革命黨得到的嗎。光復的第二年。他又順風轉拍。掛了剿匪司令的牌子。胡亂的殺了幾個人。就此博到了袁大總統的歡心。把他實授了鎮守使直皖打仗以後。他又仗着大帥的保舉。升做了這兒的督軍。現在雖是兵權削盡。單身往北京去做什麼吃(諧音)將軍。可是他提的錢。已經不在少數了。總夠他吃一輩子的快活了。再說現在又有什麼喚做過激黨的出現了。他只要再化上幾萬塊錢。往天津保定多走幾趟。借着拿辦過激黨的名義。怕又不是總司令到手了嗎。只是我們把軍裝一脫。再往那裏去混飯吃呢。咳。張龍標叫。要是我們也學二營裏的法子。抗着槍散了。到就得啦。這時旁邊就有人嘆着氣應道。可不是嗎。我聽說我們四十營的新軍。裁去的雖有二十幾營。可是有的是連槍帶馬跑了。有的是賣了槍。去幹那販土的營生了。有的是換湯不換藥。去補老鷹那邊的空額了。細算起來。像我們這樣空着手回家的。怕還夠不上一半罷。說到這兒。就有人嘆道。我們要是也學他們的樣子一跑。這每名三十塊錢的遺散。不又白便宜了買監察和錢統領嗎。我李玉海明天回到了老鄉。

先把這三十塊錢。儘情的一化。再投奔河南去我那軍營。這怕混不到事嗎。並且我還聽說。這回他們得到了張州士將軍家的軍火。着實不少。內中有幾架機關槍。還沒有有人會放。明兒我要一去。這管帶機關槍的差使。我到有八九成拿得穩呢。過幾天只要那幾位副司令。軍餉一到手。把我們一招攬。幾篇官樣文章。往北京一送。他們就靠着我們升官發財。我們也就幫着他們添張威風。到那時。我還怕不是一位營長大人嗎。李玉海說到這裏。不覺忘其所以的。手舞足蹈起來。猛一不心。把他旁邊一位同伴的瓦茶壺帶倒了。還把那鋪在地上的行李。沾濕了一大塊。那人就氣的從地上跳將起來。向他破口大罵。李玉海也就惡聲回罵。三言兩語。彼此施出幾身好身手。就動起武來了。這時候電燈下的賭場。也只差沒有打架了。見技起癢。也就喧嘩得。走馬燈似的打將起來。於是其餘的弟兄們。也都附跟着起鬧。一時人聲鼎沸。秩序大亂。那兩個監視裁兵的軍官。這時正在站長室內的桌子上打盹。經這一鬧。也就驚醒。順手在電話機上。拿過聽筒。不問情由的。向督署副官處報告。說是裁兵譁變。請速派隊彈壓。副官處得到此信。立刻稟達大將軍。就此一面派隊營馳往彈壓。一面宣布臨時戒嚴令。頓時把圍子圍得一個雞犬不寧。可是衛隊營馳抵車站的時候。這二百多名赤手的兵士。却已安靜無事。在那邊繼續他們的消閑法哩。倒便宜了幾位衛隊營長。因此得了一個四等文虎章。還加上了幾句考語。說什麼臨機應變。化險為夷。能使七邑不驚。聞閣安堵的話。一會兒北行貨車到站。就把這二百多人。驅雞鴨般的趕上車去。但是他們素來坐慣的是頭二等車。今天硬把武裝解除。就要嘗試這鐵蓬車的滋味。愈覺得當兵的好處是多着哩。汽笛一聲。輪機轉動。眼見得風馳電掣般的。載着這二百多人。向那黑暗無光的路上走去了。轉瞬聲中。彷彿還夾着李玉海的嘆音。在那車廂裏邊。演講他以後做營長時候的怎樣威武呢。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為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性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風行可卜。各埠派報社。及諸同志。如欲代為推銷。介紹。無任歡迎。一、承辦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星期刊附贈。來函請按每屆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滬地有安商家。担保。則一月亦無須先惠。二、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專為各埠同志。來函介紹。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為準。小報日報社發行部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八日 壬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小說日報

本報代派

第三十六號

今日張三售大洋三分

本社設上海交通路一三號
電話中央六五七九號
印刷者明刷所上海克路十八號

嚴美孫啓事

鄙人担任本報星期增刊編輯兼廣告主任。近以事冗不遑並顧。兩方自即日起。所有本報廣告。主任兼職。即行辭去。由本社延請孫緯才先生接任。其各界賜登廣告。請逕向孫君接洽。為荷。嚴美孫啓。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稿。先期預告。讀者倘有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出後。每篇分送酬金。每篇字數。至多五百字。以有趣味者為貴。首題目。須就原稿。刻成木戳。務請寫清。斷不吝。恕不登。抄。家。幸勿。惠。稿。寄。本。社。信。面。請。寫。明。星期。增刊。編輯。部。附。告。第七。期。增刊。為。愛。情。號。第八。期。為。社會。號。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行大洋六角。中縫同。普通長行每行四角。後幅短行每字四釐。長期面議。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據。本。社。倘。有。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與。本。社。無。涉。此。通。告。諸。君。希。公。鑒。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廣告主任嚴美孫因編輯增刊不暇願已辭廣告職務當由本報另請孫緯才先生擔任廣告事務孫君住法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本外埠各界願登本報廣告及關於廣告事務見詢者請直接與孫君談判可也特此聲明

小說



快樂的化子

(續)

孫季康

他們坐了下來。喝了幾口酒。第一個便是笑容可掬的說道。老兄。你近來好嗎。那個便笑道。你好。你好。不瞞老兄說。前幾天咱們內子分娩。足足的產了三天。死去活來。我急得魂飛魄散。現在雖然安穩了。可是身體已經虛弱得不得了。我現在在相附近買了許多燕窩和桂圓黑棗等補品。給他滋補滋補身體。統共化了幾十只老洋咧。我心裏委實悶不過了。所以出來喝一杯老酒。不料碰到了老兄。再巧沒有。那第一個笑着說道。對啦對啦。今天不碰到你。我也要來找你。後天請你到舍下去喝盅淡酒呢。前天在交通路吃過飯。合着幾個朋友閑談。忽有個妙齡女子。婀娜而來。裝飾雖已極其。姿色倒還可人。他在我們跟前。迴來去的走了幾匝。好像不忍遠離的模樣。我瞧着這種情形。料他有些路道。連忙搭訕問道。你瞧什麼。可是找老公麼。他聽了這句話。立刻紅漲着臉道。你們有老大嗎。我說。有呀。你要加入本會麼。他點頭。我便領他到老大公館裏去。老大問他爲什麼年紀青青。不去做事。却要吃這碗飯呢。他說。家裏頭還有一夫一姑。田地三畝。因爲姑惡夫毒。不願受那惡家庭的束縛。所以私奔出來。想

去幫傭。恐怕仍受主人們的管束所以願入貴會。吃一口寫意飯。我說。你別錯認。入了本會。吃飯也要自己放本領。搶的。並沒有安安穩穩來供給你的呢。他說。情願情願。只要自由。情願搶飯吃也不要緊。老大便把他收了下來。我一路打量他的身材狀貌。實有小家碧玉的模樣。心裏早有些活動。便把甜言蜜語。百般的勾引。他倒十分有情。隔了一天。便許嫁我爲妻。我中心快活得十二分。等到老大來了一說便成。定於後天下午。邀幾位同志到舍間去喝一杯淡酒。以作紀念。那人笑道。恭喜恭喜。老實說句話。我們會中的人。都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籃。天公賜給我們這碗寫意飯。簡直南面王不如。你想做了大總統。也不過吃幾盤飯。養幾個兒子。却要勞心勞力。不得安寧。別種人益發不必說了。我們吃了現成飯。再向人家拿幾個現在錢。好起來。還得積蓄一點。像我這次所需的費用。都是半年來儲起來的。這種日子。好不逍遙。好不自在。日裏穿了叫化衣。頂了叫化名。夜裏回得家裏。便和小兒女團聚一方。擁了百萬家世的大公館。也不過如是而已。便是現在我和你穿了這兩套衣衫。誰還敢叫一聲叫化兒呢。說着。哈哈的大笑起來。我聽了這話。聽了一瞧表上。却已不知不覺的指着四點鐘了。連忙喝完了酒。立起身來想走。那曉得這兩位星宿倒也隨着出來。會了酒鈔。連說帶笑着。離和去。離和去。那時雨聲已停。我便慢慢地踱回家去。陸先生說到這裏。拍着我的背道。孫郎孫郎。你今年幾歲了。我說廿歲咧。馬齒日長。前途茫茫。想起來真是可怕。他說。這話別講。我只問你討過老婆沒有。我說沒有。他笑道。那麼。你倒不如叫化兒了。我也搭訕道。先生已舉了貴子沒有。他說。家裏養有豚兒兩個了。我說。令閨分婉時候。可曾吃過燕窩和桂圓黑棗等滋補品嗎。引得他拍掌大笑。

(完)

常州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本宅 蘇州 收件處 閶門外鴨蛋橋華盛號 上海 收件處 石路二馬路口裕和一言堂洋貨號 號朱蕙堂先生 北浙江路華興坊口南樓寄處 各大局莊

選舉毒

(五)

亮軒

先生道。那麼本屆產生的幾個議員呢。桑心病道。本屆省會。吾邑共佔六席。除先生外。才識都平庸。胆子又小。雖有此心。懼於勢力。不敢發動。先生聽到此處。不覺心中一動。暗想此回再作馮婦。原欲有所作為。乃半載以來。毫無建白。委實沒趣得很。本來預備辭職。莫若將此案提出。把去就來排一。或者能爲邑中除此大害。就對桑心病道。鄙人不才。謬蒙諸位推戴。得親身省會。數月以來。愧無建白。溫知事既這樣混帳。鄙人亦願意提出一個彈劾案。祇是獨木不成火。總須得幾個人連署纔好。桑心病道。這件事或許做得。鄙人和這五位議員先生。都有一面之雅。他們爲人。也都正直道。祇是胆子小一點。待我去曉以大義。當可得他們的同意。

隔不幾天。桑心病來信。說五人都已答應連署。祇等先生發動。並且在來信中附了一張溫知事枉法的事跡。就是那天說過的一百十餘件。以資先生參考。先生至此。已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於是費了五日的陰。草成一篇二萬餘言的彈劾書。托桑心病請五人連署。五人果然慨諾無辭。

彈劾書既上。全邑爲之一震。盛稱先生功德。先生也很得意。專待日後議會席上通過。誰知隔了十多天桑心病忽來訪。謂現在溫知事已知悔過。堅請先生取消此案。先生大怒。嚴詞拒之。桑無奈何。悻悻去。誰知到了開會那天。輪到此案時。五個連署人。竟同時聲明。本人未經同意。認爲先生捏名連署。應請取消。於是乎這一件如火如荼的彈劾案。遂無形消滅。

先生這一氣。非同小可。立時口頭聲明辭職。歸家之後。痛哭不已。深悔不聽良心報記者的忠告。致有此奇恥大辱。貽學生之憾。一月之後。縣署平白地添委一大批拿錢不做事。官辦拆梢黨的各

色稽查員。其中却有十之七八。是古風社裏的人物。並且本邑的官產處長也更換了。繼任的。就是古風社第一任社長。良心報記者所稱的地痞黨首領桑先生心病。

據人說。獨孤先生自從得了這個教訓後。大澈大悟。謂咒不再在社會上周旋。但是他很歡喜和那些天真爛漫的小孩子親近。他以為人心世道一線不絕的曙光。就在此輩。所以他過了七八年後。向在某個鄉間一隻國民學校裏。做過三個月的小學教員。誰知到選舉級長的時候。小學生中狡黠的。却也知道效學那些無恥代議士的卑劣手段。各人買些花生鹽水豆。分頭運動。先生至此。始知選舉之毒。深入人心。中國前途。殆已絕望。哀憤之餘。竟懸梁自盡云。

裁兵語

寄汾

津浦鐵路某火車站的月臺上。有一天。黃昏時候。忽然來了二百多名裁兵。肩上都背了行李。一大半的手中。還提了些零碎東西。什麼雨傘咧。酒瓶咧。竹筐子咧。還有本地特產的醬乾咧。小雞子咧。線粉條兒咧。到也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給。雖然覺得太不整齊。却是比較着威嚇小百姓的來復槍。終覺得安穩無事得多哩。這時月臺上。另外有兩個軍官。一排武裝軍士。監視這一起裁兵上車。押回原籍遣散。不過機關車還沒有生火。而且裝兵用的鐵蓬車。還掛在一點多鐘北行車的後面。離開車的時候。還有好幾個鐵蓬車。所以這許多裁兵。一到了月台。就紛紛的將行李卸下來。鋪在水門汀上。隨意坐臥。有幾個還借看電燈光。圖紙牌消閑。本來他們在北京大開復辟時。外面討逆軍已經打進前門。這樣的大敵壓境。他們偏還有謝太傅賭墅的豪興。正估據了王府大街某宅邸。開大博場呢。現在退伍回家。自然更覺得逍遙自在了。內中還有幾個。向他同伴。誇耀自己殺人放火的豐功偉績。這時就聽得有人說道。老王。你可記得前年我們跟着楊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銷路日廣。茲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內容，分門別類，彙編成冊，名曰《小說季報》。全書共分四集，每集定價大洋一元二角。凡購一集者，即贈送精美掛曆一張。凡購四集者，即贈送精美掛曆四張。本報內容豐富，包括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均係名家名作，值得收藏。總發行所：清華書局。

朱增宗博士學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十二號

此書中有
君在內
君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內人物之言行無不包舉也

新語林

作陳澧一先生四年前曾為司鏡啓公暇左丞喜舉當世人物以爲談助故先生於近代士大夫言論舉凡八卷分體行言語雅量豪爽等語林八卷分體行言語雅量豪爽等語林八卷分體行言語雅量豪爽等語

星明界誌雜

誌雜聲浙
念紀行發

片景湖美送

本雜誌係浙學學社同人所組織，由曹西崖主任編輯。內容豐富，包括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凡購一冊者，即贈送精美掛曆一張。總發行所：清華書局。

先生最新作品四種小說出版廣告
小情說 鴉片聲 洋裝一巨冊
一個會變化的女郎 洋裝一巨冊
小情說 鴉片聲 洋裝一巨冊
先生最新作品四種小說出版廣告

了版出刊月術幻

錄目期三第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讀 千里眼 杯中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藤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裝變女 孩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龍海路三康學社 每冊大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龍海路三康學社 每冊大洋一角

片花蘭
十日出版月出一冊全年十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
全年定價大洋二元二角
凡購一冊者，即贈送精美掛曆一張。總發行所：清華書局。

廣父賣文

吾友東越許廣父性奇慧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而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游返滬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愛其文之奇也特為之序

天嘯殘墨

天嘯先生文字淵博，金石之學，尤有心得。茲將其遺稿彙編成冊，名曰《天嘯殘墨》。全書共分八卷，每卷定價大洋一元。凡購一冊者，即贈送精美掛曆一張。總發行所：清華書局。

張舍我短篇小說集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筆墨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篇，彙編成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藥。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瞠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張舍我短篇小說集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筆墨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篇，彙編成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

後之衣列傳

本書爲雲間韓太仙所著，內容豐富，包括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凡購一冊者，即贈送精美掛曆一張。總發行所：清華書局。

張舍我短篇小說集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筆墨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篇，彙編成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

雙雲記

(三十一)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子長曰。論理固當如是。然我已語爾堂上。爾堂上非常感激。已深悉此事。雖不歸亦無妨也。往返頗周折。似可不必歸矣。雲士不肯。明日子長以此語告。汪公益重其不苟。因請公子至內堂。夫人出見。公子拜謝。夫人即命請姑娘來。謂向在一處。今日先生亦在此。當先出與公子一見。然後成禮。倩雲遂與雲士重相見。各有難言之隱。哥哥妹妹。相喚一聲而已。無他語也。倩雲此時蓄髮。生長頗速。再益之以鬢。依然雲鬟垂垂。不減曩日風姿也。雲士歸。汪公仍派人送之。而陳夫人主張。既公子歸。則并派女僕同行。務請夫人同來。於署中打掃別屋數間。即爲金氏宅。待完姻後。俾倩雲亦得盡婦道也。鄉居究不適。堅囑公子。請母夫人勿卻。若不來。則我不悅也。公子唯唯而別。往返約一月。夫人果同來。因將久往省垣。故稍有料理。其鄉居之屋。暫託弟姪收管。於是中丞公擇日爲二雲行合卺禮。略有筵席。雲士以事外舅姑之禮事中丞公及陳夫人。報德也。先期已發書京中告李壽門。壽門亦有謝書至。子長俟二雲完姻後。即欲進京。中丞公挽之再留十日。始入都。雲士謂倩雲曰。妹苦矣。倩雲曰。此自是命中磨蝎。君昔日所夢。諒未忘。幸大士慈悲。終出手相援耳。倩雲又曰。自經種種刺激。覺富貴勢利之場。實已味同嚼蠟。世道漸不古。爲廉吏則無以庇子孫。何如半耕半讀。作世外散人之爲愈乎。夫耕於前。婦勸於後。何爲獨讓昔賢事美耶。雲士曰。妹所言。可謂實獲我心。中丞公夫婦厚德不可忘。目前不便遽言去。如公升遷。則我等可奉母仍返沁源。半村半郭。頗堪棲也。兩人計議。大致已定。居一年。又逢學考試。雲士意欲不應。中丞公勸之回籍。遂以縣案首入學。明年。登秋榜。又明年。禮闈報罷。而中丞公奉調署川督之命。雲士倩雲遂奉母鄉居。此書本當敘至二雲合卺已。嫌於畫然而止。故略作尾聲。此後如何。且留作讀者想像之境地矣。

評

雙熱曰。第三回佈一夢境。乃正面文字的影子。此回佈一夢境。乃反面文字之尾聲。雲士作此一夢。怕極矣。惶恐極矣。何意情雲不死。祝融做美。汪公夫婦多情。竟與情雲克諧好事。則這一喜乃真喜出望外也。此回雲士之夢。不必真有。而不可不有。所以有此夢者。作者故以險筆急一急閱者也。且作者藉以表白雲士一片心。含情雲蓋莫屬也。雲士一腔氣節。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也。

雙雲悲離歎合。屈折離奇。閱至此回。有三五月

雙雲悲離歎合。屈指離奇。閱至此回。有三五月圓之致。一收妙有含蓄。大有江上曲終之概。

雙雙又巨。此篇乃奇情小說也。好在始終不作一膩語。不著一點狎褻。吾佩其高致。又好在字裏行間。在在飄世飄人。卻又是絕妙一篇社會小說。吾佩其匠心。若欲以文辭上論其短長。抑亦未矣。作者隨意寫來。純任自然。大半不加雕琢。夫小說亦貴情節佳耳。句斟字酌。本非要著。紅樓夢細叙家常。三國志文辭淺顯。此篇頗有神似處。不可謂非傑構也。

(完)

雙雲記一書。爲文友眠雲新著。情節哀艷而屈折。文筆蒼勁而駘蕩。是言情小說中有數文章也。書中所紀悉真實情事。非鬻壁虛構者比。彌覺可珍也。壬戌仲冬下浣。枕亞跋。

木
輟
輟
輟

本報稿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爲限(二)附注篇末(三)來稿須寫清楚每行二十八字(四)來稿須有姓名(五)來稿須有地址(六)來稿須有郵票及(七)如有抄襲之稿爲人告發酬金即轉贈告發之人

裝訂成帙者不在此例(八)酬金每屆陽曆月終向本社會計處領取簽名章(九)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紛紛而至。就中我却注意一人。便是子才等所說投小說稿的人。這人姓劉號肯夫。是浙江紹興的鄉下人。他做的書。還沒有取定名字。原來是他數年來所作的短篇小說。我瞧了一遍。果然做得不壞。句法筆意。都從左孟騷中脫胎而出。雖比不上聊齋紅樓的運古入神。却也洗盡頭巾氣和道學氣。並不帶一點煙火味兒。我看了又看。覺得愛不忍釋。便想出點酬資。替他收了下來。當時和子才天揚等人商量了一遍。據他們意見。因為這書文筆太高。不合現社會的程度。恐怕只能博少數文學家的歡迎。不能得多數閱者的同情呢。但這是我的責任。他們既把全權付託於我。自然也不便再來侵我權限了。我想了一想。方才寫了一封信請那劉肯夫到局中相見。肯夫覆信說。因有家難。一時不得來。須稍緩數日。方可趨謁。又說。這稿子貴處究竟有無意思收受。他自從做好此稿。已經投寄了十幾家書局。

七十一
東越許廩父著

。幾乎把稿子都給郵人和書局中的編輯先生弄得破碎漫散了。尊處果肯嗜痂。直將以知己相許。稿酬幾何。簡直可以不必計較。但因母老家貧。衣食兩困。也不能說全盡義務等語。我看了這信。心中好生悶悶不快。便又去了封信。安慰他幾句。那知此信一去。一等兩個多月。就再不見他的回信。倒弄得我狐疑不決起來。查他信上的住址。是哈同路民厚南里六十四號。這日。恰好仰遲在張園吃茶回來。路過這地方。我便對仰遲說了。要去找那劉肯夫。問個下落。仰遲却也很是熱心。便和我同去。我看了那間房子。原來是一上一下的單幢房屋。樓下是一家木匠舖子。有三四個藝徒。在那裏刀鋸斧鑿。一齊動工。我問他們。樓上有一個姓劉的。一個藝徒朝我打量了一遍。便問你找的是前樓。是後樓。還是閣樓。我聽了。好生詫異。明明一間樓屋。怎麼有這三等區別呢。因說不曉得是什麼樓。只

知道這人叫劉肯夫。是一個做文章的。那藝徒笑道。姓劉的却有兩家。一家住在後樓。是做煤炭生意的。此刻出去了。要晚上六點鐘才得回來。還有前樓的那人也姓劉。却不曉他做什麼事情。天天只見他哢哢唔唔的。寫了讀。讀了又寫。想來就是你說做文章的人了。你問他作什麼。我道。我和他是朋友。特地來拜望他的。藝徒們聽了。都笑道。哦。這人也還有朋友呢。這可奇了。我道。別胡說了。究竟這人可在家麼。那藝徒笑道。說起這人。就教人怪好笑的。他在我們這裏住了有半年多了。從來也不見有什麼朋友來找他。他也難難得出幾騎門兒。在從前兩個月光景。他家忽然來了一個女子。說是他的女人。從家鄉出來找他的。兩人一見面。就關了房門。咕嚕唧唧講了有好半天的說話。便都哭起來了。我們聽了。好生詫異。湊巧我們師父又不在家。也是張得標想的法子。悄悄撥了一張凳

七十二
東越許廬父著

子。爬上房門。瞧了一眼。只見那女人坐在一張板凳上。滴眼抹淚的。儘哭。那男子却坐在床上搖頭晃腦的。又像讀書。又像想什麼心事。嘴裏噤哩咕嚕的。也不曉他講點什麼兒咧。從此這女人便不去了。也不下樓。也不做事。只天天躲在房內。也不見什麼聲息。但是一天到晚。至少也要哭個十場八場。接着又過了幾天。他家又來了一個老婆子。說是這男子的母親。他們倆一見了他。就唬得魂不在身。這老婆子也真凶。他也不問事由。見了面。就惡得很地將二人痛打了一頓。說道女子不守婦道。私自逃出來的。并且還講出他許多不好的事情來。其實我們瞧那男女。都是很客氣規矩的人。決計不像他所說的那般淫穢不孝。但是人家的事情。我們怎生管得許多。大家先還當作故事兒聽。奪着問長問短。那知道老婆子年紀六十多歲。精神好得非凡。說起話來。連連串串。本本原原。好像翻江倒

●野鶴劇事拉雜記(二) ●李瀛洲

這個唱定軍山的。是誰呵。賣座役道。是（楊保森）我一聽。心裏一哆嗦。我不早不晚。正赶上他唱咧。原來楊保森。歲數也就在十五六歲。身量不大高的。他扮黃忠。很有些英武魁梧氣派。正在點將一場。那一段。二六板。（師爺說話眇視人）幾句。瀟灑自然。悠揚挫頓。板眼合拍。音韻活潑。花腔圓潤。很有點諷味兒。舞刀那一場。更見好了。刀花燦漫。台步穩健。真維妙維肖。我見他。真是不差。我給他叫了兩聲好兒。這一喊好。心裏突的一下。也不知怎麼原故。又想起碧雲霞來了。我想。我每日。總捧他的。今天竟會捧不上了。我終得打聽他。上那裏唱去了。心裏胡思亂想。不知不覺。定軍山已尾聲了。這劇完了。是小桂花的鳳陽花鼓。我心裏竟惦記碧雲霞。也就無心再看這劇了。遂給了二十枚茶錢。我就跑到隔壁鮮菓店。買了兩個柑子。我就問該鋪的人道。慶樂園。今天怎麼無戲呢。該店人道。今天他們都上田宅。堂會去了。我一聽。田宅二字。呀！一聲。險些忘了。一件大事呵。原來今天。（二十九日）是提署右翼統帶。田德山的壽日。田君。是北京第一的偵探家。素日對於偵探學。真有驚人的本領。北京不

● 旅粵瑣談

拘出了什麼大案。一經他偵探。無有個不水落石出的。就是前此二日。財政總長羅文幹的大贓案。都是他偵剔的。其人和藹可親。無一絲的政界的惡習。所以我與他很有感情的。而且他更喜歡。與報界人交朋友。如北京日報的朱季鉞。大陸日報的張漢皋。大陸通信社的陸少游。又新日報的劉鐵夫。及河海鳴。潘鼎新。陳定遠。諸名士。都很相好的。在前十幾天。他就與我說道。瀟湘呵。二十九日。是我的生日呵。白天晚上。我都唱戲的。求你給我。約幾個坤角呵。我要設筵請客。你可早一點去。賞光助威呀。我受過他託付。他又叫我約角。我竟給忘了。今天要不是。鮮菓店的人提說。豈不誤了大事。所以我呀了一聲。

(未完)

西國營宮室。首重

俗。是日咸黨饋豚爲賀。豚用火炙。味爽。主人具衣冠。祭於梁。祭用篩基一具。基上綴以銅鏡剪刀秤尺等類。粵人新居。謂之入火。主婦盛服向神廟取火。然後入。入則以此火燃燈。焚香。祀神。是日炊爨亦用之。誠不知何所自始。案昔波斯有拜火教。廟中有千古相傳之火。居民炊爨。向神廟取火。非神廟火勿用。其教流入中華。行於北方。洛陽李氏。奉火渡江。其教遂南。入火之俗。殆濫觴於斯歟。

沁紅庵漫筆

梓言●

垂楊隨筆

▲神樓
明劉清惠公麟。字元瑞。南京廣洋衛人。宏治九年進士。由西安府轉陝西參政。以爭中官督蘇松織造事。忤旨致仕。顯陵宮殿兩漏。復追論及之。坐削籍。卜居浙之長興。三十餘年。蕭然一室。賦詩自娛。非慶弔大故。未嘗至城市。性好樓居。而力不能構。用篋籃輿懸之於梁。僅可弓臥。其上下收放。皆自握之。名曰神樓。索其友文徵明繪神樓圖。篋輿懸梁。以擬樓居。似近於屠門大嚼。無聊極思。然以清孤拔俗之清惠爲之。正無害其雅人深致也。

垂楊隨筆

考工記曰。設色之工謂之畫。南齊謝赫古畫品錄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繪圖寶鑑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畫蒲石古無專家。張子祥（名熊同光時人）之石譜。乃園林中之石。非凡案間之石也。明宋明之先生之石譜。則諸法詳備。有益後學不少。

發售 預約

此書集許先生新舊名著計百篇都數十萬言先生于新舊文學各種小說無不
由長此書所選每篇各別一體不但作新美小說底出書定價實洋二元預目約
收六折實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預約期間出版前十日為止內容及書目約
再宣布 總發行所交通路清華書局

新淋●老濁●梅毒●下

疳橫痃●均用德國
特效新藥無痛注射
每

功大效速立
可斷根○診

發售
保險立止淋濁

及多年老白濁

立見奇功照
去施用可

立愈

注射器六角並有丁魚
老蜀保元丸 多年

此丸補腎消毒

並用所以照後立可全愈
每瓶一元

國購垂費加一
路入仙橋中

法學堂隔壁德行里一號

爲自來言情小說中所未
 有作枕亞生梁爽之嘔
 心哀詩詞玉牘魂及
 喜閱凡閱書二十萬言
 不可不讀全書二冊得
 用五號字精印一厚冊
 二百餘頁仍格釋於途
 止書價值概可想見
 是書購買者請速購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一傑君逐章加評尤助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詣痴情欲託紅樓評者探幽抉微文筆絕類聖欺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冊

五六萬以上近年
來新小說流行之
廣無有過此書者
口碑載道奚待贅
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中
坊間流行之偵探案類皆出自
逢譯東西集從未有以中國案
作中國偵探小說者自俞天賣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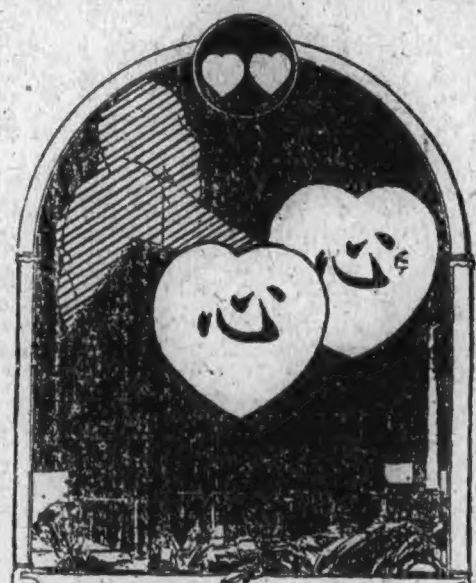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弄一家一百號

偵探之軌範亦可定價七角
 案者尤爲奇詭一篇小說觀可作
 之前所著之案隱愈出愈奇較
 七萬言鉤玄索隱愈出愈奇較
 探一萬篇行世以最近所著名中國偵
 君乞將其最又一小說界共
 生面現本書爲又一小說界共
 不人偵探家發行之情事著成
 中國偵探小說者自俞天憤
 先生以躬自實驗之實事著成
 作中國偵探小說者自俞天憤
 遂譯東西偵探小說者自俞天憤

此書選輯古今名人
寓言文字自晉迄清
共富六十餘家搜羅
之作語奇而趣不見
而風各體咸備無美
不臻較之近人所著
遊戲文章真有大小
無愧焉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電話
中央
六六六四
心心
照相
館
上海
南京
路
望平街口



醫話

四海奇病誌 醫隱盧主孫緯才著

野乘 出毛不多。乃悉專治羊毛痧者。為湖南人。業成衣匠者。如上法治之。果愈。據云。此症由風邪而起。羊毛者。即風毒之結品也。未識確否。

野乘

傳善祥別傳 (廿一) 丁曉雲

秀全急無善策。召善祥問曰。在卿之意。如何處置。善祥曰。臣妾未敢置議。但事既已聞。其中恐有難言之隱。且係東府家務。似宜請母后一行。相機調處。毋令天妹有意外之虞。致生他變也。

恨軒瑣聞 丁巳菊月。余有事過佛山。訪某友。談頃。友曰。吾告子一段趣聞。願聽之乎。余亟叩其詳。友言此間應沙某坊。新設未久。有宵梅校書者。識字知書。性尤柔媚。曾在梧州高張麗。月前方始來佛。一般飲客。無不色授魂與。未幾。為本地某軍連長某甲賞識。結不解緣。將有在天比翼。在地連理之概。不意一夕。復有別軍副官。集友稱。適邀宵梅宿酒。見其細意逢迎。溫存熨貼。叩其身世。又屬同鄉。於是生愛生憐。相見恨晚。又擬貯之金屋。昨作小星。盤桓數日。一刻不離。詎事為某甲偵悉。酸風頓起。

筆劃

筆劃 宜嬌聞畢。不禁滿面羞紅。急取火將詩箋焚去。羅帕碧簪。疊放在一睡椅上。亦取過撕碎。片片作蝴蝶飛。然後緊掩宮屏。倒身床。嗚咽不已。

光明印刷所廣告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機器精製中西鉛字銅版梓版鉛版石版畫稿木版承印中西書報圖畫雜誌證書銀票禮券章程股票帳簿單據商標招貼支票獎券息摺傳單地圖滙票文憑仿單簿冊名片兼製西式帳簿髮網信封彩色信箋工作精緻花樣鮮妍定價低廉約期準確如蒙各界賜顧請移玉至本所竭誠歡迎以答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克路八十九號

諧海

滑稽游記 蔡蘊山

摩久之。殊足動思古之情。由曲廊穿徑而出。翠竹千竿。假山崎嶇。亭軒二三。或坐或步。均得佳趣。壁間題詞。佳者頗多。惜難記憶。嗣登觀音閣。推窗遙望。無數島嶼。翔翔自得。許子謂余曰。臨湖之家。晚烟已樓樓矣。盡歸乎。遂下舟。風景益美。宜稱道者之至今不衰也。

遊記

魯遊小記 (十九) 宜興徐瀛

大成殿尤為全廟最勝處。高約五丈。廣七楹。殿前石柱鵲盤龍。兩山後檐石柱鵲花雲。均工細精。四出軒。彫刻亦精彩。均網鐵紗。走廊亦相稱。額題生民未有四大字。左聯為覺世牖民。詩書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右聯為出類拔萃。河海泰山麟鳳。莫喻聖人。神聖約高三丈。中塑孔子像。冕服一如周制。面與手均淡紅色。據稱清雍正二年殿災後。內府遣塑手摹塑者也。配哲分侍左右如儀。殿上南向額。題萬世師表四大字。字

游駕湖煙雨樓記

劍淵

壬戌冬。為子新。約為駕湖煙雨樓遊。余欣然諾。許子雪簾攜笛偕行。步出東郊。不數十里。而淡抹清裝之駕湖。已現我眼簾矣。買一葉舟。斜渡至煙雨樓。登岸。落葉滿。芳草已枯。折南行至鐵欄杆畔。遊踪小。駐。園丁攜茗來。得一洗煩渴。侍欄而眺。評其勝。遠近湖。錯接眼前。俯覽荷池。俱成枯葉。微風搖曳。作簌簌聲。游興為之一阻。於是新民唱大江東。余吹笛和之。若不勝其哀抑者。旋過御碑亭。經來許亭。壁間嵌石額。備誌駕湖八勝。乃進茶使而問之。則或存或亡。或且不知所指。嗟乎。名亭之不易久留也若是。循徑而北。入寶梅亭。亭中空無所有。惟壁間嵌一石碑。刻老梅一